



91468

北史演義卷三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國朝  
御覽  
不備  
大  
人譚載華校訂

第三卷

改舊制胡妃免死 立新君高肇遭刑

且說京兆王元愉反于冀州起兵三月鄰郡不附招集烏合之眾屢次喪敗僅據信都一城將士盡懷離志忽報朝廷差都督李平領大兵數萬來勦人人喪膽誰敢迎敵大兵一到把四門圍住架起火炮日夜

北史演義

卷三

一

攻打李平見他勢已窮蹙便招他投順庶可免死此時元愉內無良將外無救兵看看城破在即追悔無及只得納款軍門以憑朝廷處置李平兵不血刃遂拔冀州捷報到京帝大喜詔李平班師解元愉入京帝聚集朝臣議元愉之罪高肇奏道逆愉之罪過于元禧當以禧罪罪之帝不忍曰朕念先皇愛愉之情當免其死眾臣稱善唯肇不悅退歸府中便遣手下勇士高龍吩咐道汝星夜迎去一至軍中速將元愉殺死獲罪朝廷猶可逃死結怨強臣不死不止囑李平莫洩只言怨憤身



亡。主上必不見責。高龍領命。飛馬而去。行至野王縣界。迎着大軍。將高肇害王之意。與李平說了。李平曰。恐非天子之意。高龍笑道。彭城尙遭他害。何況元愉。將軍違了高公功勞。都付流水矣。李平從之。高龍入帳。見王。王問何人。龍曰。臣乃高令公府中人也。奉主命。以御酒一瓶。請王自裁。王泣下道。我志滅高肇。今爲肇殺。將見先帝于地下。必不令高賊善終也。遂飲藥而死。年二十二。李平以病死上聞。帝不省命。以庶人禮葬之。元愉有一子一女子。曰寶炬。後爲西魏文

北史演義

卷三

二

帝女。卽明月公主。皆絕屬籍。瑤姬因爲僞后。降敕賜死。左僕射崔光奏。其有孕在身。不可加誅。發入冷宮。監禁。後胡后生太子。始赦出。帝以李平有功。陞授工部尙書。高肇忌之。乃遣其將帥流言。平在冀州。盜沒王府寶物。詐增首級。冒功。多不法事。妬賢嫉能。不肯放過一人。帝怒。斥平爲民。是歲大赦。改元永平。元年。再說胡充華入宮。已及三載。于后在時。承幸數次。自高后職掌朝陽。阻絕帝意。妃嬪承恩者。絕少。充華之宮。帝亦三月不到。一日。宮娥忽報。駕臨。忙起迎接。見帝便衣小帽。

祇隨內侍二人悄然而至。攜充華手曰：卿爲于后所薦，朕憶于后便卽想卿。奈今皇后頗懷嫉妬，絕不似前后寬宏。故今宵私行見卿，卿亦勿洩于后也。妬婦之威

萬乘猶懼況下焉者乎充華拜謝。是夜宿充華之宮。五更卽去。

時值八月中秋，嬪妃世婦皆往正宮朝賀。朝罷眾妃

先散，充華獨後。時月光皎潔，碧空如洗。充華貪看月

色，緩緩而歸。行至一所，內有高亭，畫閣隱隱。聞女子

笑聲，命宮人入視，出云：諸夫人在亭上焚香拜祝。是

夜靜景象的充華走至亭外，潛聽其語，皆云：願生諸

是深宮景象

北史演義

卷三

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充華上亭與諸妃相見，曰：賢姊

們在此焚香祝天，肯帶攜小妹一祝否？眾妃笑曰：此

是帝意，命我等拜祝上蒼，以廣皇嗣。你來得正好，莫

負帝意。充華笑曰：如此說來，帝意欲得太子也。而賢

姊們何以願生諸王公主乎？問語明快眾妃曰：你尙不知

朝廷法度，舊制太子立，必殺其母，以防後日亂政之

漸。我等不願生太子者，實欲自全性命也。充華曰：不

然，我之祝異于是。遂跪下祝曰：願得生子爲太子，身

雖死無憾。具此心腸焉眾妃皆笑其愚，以後帝每臨



幸充華果懷六甲。諸夫人聞之，皆來勸曰：「近聞后亦懷孕，汝何不私去其胎，以待正宮降生太子？然後再圖生育未遲。」不然，子雖生，命難保也。充華曰：「皇后有德，必生太子。吾近來夜夢不吉，必生女也。諸夫人勿爲吾憂。」有機變數月，王后生女，封爲建德公主。至永平七月初四日，宮人報充華將產。帝恐宮中有弊，命充華移居宣光殿。是夜遂生。肅宗孝明皇帝名元詡，生時紅光滿室，異香透鼻。帝大喜，步入視之，曰：「此真後代帝王也。」嚴斥宮人乳保，小心保護，養之別宮。自王

北史演義

卷三

四

后以下，嬪妃人等，不得私入看視。卽充華亦不許見面。冊充華爲貴嬪。六宮皆賀。惟有高后不樂。一日親至宣光殿，謂胡妃曰：「汝知太子長成乎？」妃曰：「妾自三日後，不復相見，今不知也。」后曰：「吾欲視之。」同汝一往。妃曰：「帝有命，不敢去。」后見其不去，亦不往。未幾，太子年四歲，帝幸胡妃宮。妃侍宴，帝半酣，謂妃曰：「我將立東宮，汝知之乎？」妃曰：「妾非今日知之，生太子時已知之矣。」答語敏妙帝曰：「朕所以遲立東宮者，爲不忍殺汝也。」奈勢不可緩，何當與汝長別矣。妃曰：「太子國之本也。」

願陛下速立太子以固國本豈可惜妾一人之命而使儲位久虛正論鑿鑿令人起敬帝見其慷慨無難色惻然久之嘆曰汝既真心爲國我亦何忍殺汝妃叩首拜謝

於是遂立元詡爲太子大赦天下改舊制赦胡妃之死然魏自彭城枉死高肇代居太師之職連歲大旱

民多餓死肇擅殺囚徒恣行不顧帝弟清河王元懌

意甚不平一日侍宴帝前清河謂肇曰昔王莽頭禿

卒傾漢室今君身曲恐終成亂階言婉而嚴肇不答羣臣

皆愕帝亦不以爲意其時有梁國降將李苗奏帝道

北史演義

西蜀一方梁無兵將守把乘虛可取帝大喜因與高

肇定取蜀之計發兵二萬以高肇爲征蜀大元帥統

領諸將而去那知高肇領兵去後帝忽不豫病未數

月崩于式乾殿年三十三歲遺詔立太子高陽清河

二王太師高肇輔政乃延昌四年正月初六日也時

高肇未歸國事皆決于二王商議扶立新君中尉王

顯欲請娘娘懿旨方召太子左僕射崔光進步言曰

天子崩太子立國之制也何待皇后主張正論二王以

爲然遂同崔光親到東宮叫內侍侯綱傳言宿衛請

卷三



太子起駕到式乾殿臨喪。二王欲待天明召集文武。然後卽位。崔光曰不可。天子年幼宜卽正位以安衆心。不須待天明也。老臣見識二王從之。乃引太子登顯陽殿。崔光攝太尉而進冠袍。侍中元昭跪上璽綬。奉太子升御座卽帝位。諡帝曰宣武。尊高后爲太后。諸王及大小臣寮皆北面稱賀。山呼已畢。天子離下龍亭。換了孝服。至靈所舉哀。諸臣倍哭。五更鐘響。滿朝文武齊到。知天子已崩。新君登位。皆先朝拜新君。後行喪禮。是日。后及嬪妃皆來赴哀。新帝就於喪所拜見。

北史演義

卷三

太后后見新君已立。暗想彼尙未識所生。不如殺却胡妃。日後自然以吾爲母。便遣內侍劉騰授以快刀一把。曰。汝到宣光殿將胡妃誅死。回有重賞。妬婦每有此狠

劉騰領旨飛奔宣光殿來。胡后赴哀纔回。忽見中宮內侍劉騰手執利刃來至宮中。曰。娘娘有旨。先帝殉葬無人。欲取夫人之命。胡妃大驚曰。你來殺我。不過爲高后出力。獨不思天子是我所生。你殺天子之母。日後君王知道。只怕你滅門不久。人孰不愛身家。故以危言悚之。劉騰聽了。默然半響。忙跪下道。此實奉主差遣。非干

小臣之事。但小臣去了。娘娘別遣人來。夫人禍終不免。奈何。胡妃道。你能救我。無事後必重賞。劉騰道。夫人且緊閉宮門。休輕出入。待小臣且去商之。遂尋着內使侯綱。說知其故。綱曰。吾與汝去見領軍于忠。可以救之。遂往見于忠。告之以故。忠曰。皇后勢傾宮掖。當與崔太傅計之。往見崔光。言高后欲殺胡后。將何以救。光曰。宮中不可居。領軍可領禁軍三十騎入宣光殿。護送東宮。則后不能害矣。于忠如其計。妃遂避入東宮。

保全胡妃皆崔光之力。而于忠劉騰攘爲己功。小人難與共事。如此。

劉騰回稟

北史演義

卷三

高后只言尋覓不見。高后道。彼豈預知奴意。而先躲避耶。且俟太師回朝。再商便了。話說二王奉遺詔輔政。恐怕高肇回朝。仍復當國。則權勢不敵。必被其害。不若先去之。乃假皇后手勅。天子勿冲門下。萬幾之事。悉聽二王處分。因問光去肇之策。崔光曰。召他回來。削去兵權。勒歸私第可矣。乃以哀詔付肇。命卽班師。肇至綿竹。蜀地已下數十城。忽接詔旨。知天子已崩。太子卽位。大驚。勸突良久。留偏將守綿竹。班師回朝。二王聞肇將至。欲就殺之。乃伏武士邢豹等二十



餘人于大行殿東序摩利刃以待。肇至中城，高平公主使人迎之。肇曰：「吾未赴哀，尚不回府，改服麻衣，至梓宮前，伏地舉哀。」哀畢，起身，忽見內侍數人云：「二王有請，遂引入中常寺省。」肇失驚道：「我何至此？」邢豹道：「此彭城王死處也。」彭城王在地下，等太師對証，請從此死。妙語解頤，報應不爽。肇曰：「汝小人何敢殺我？」汝小人何敢殺我，妄殺人。邢豹喝令武士動手，遂將二丈白綾套肇頸上，立時絞死。回報二王，二王道：「今可洩彭城之怨矣。」以小車一乘，命豹載歸其屍。高平公主見之大哭，謂邢豹曰：「二

北史演義

卷三

王殺之何太急。邢豹曰：「當日殺彭城亦太急。」對得亦妙。公

王默然。是日高太后聞肇已回，只道赴哀之後必來

進謁。至晚不見入宮，便召守門內侍問曰：「太師曾謁

梓宮否？」內侍答道：「已謁。」又問：「今何在？」內侍道：「想在朝

堂議事未了。」后因自忖道：「帝雖宴駕，大權仍歸肇手，

諸王斷不敢有異議。」等他進見時，設一良圖扶我臨

朝，便可任所欲為，不怕胡妃異日奪吾權去。胡思亂想，那知

不如意事，常八九耶。高后正在妄想，秉燭以待肇至。那知起更

以後，杳不見到，坐在宮中等得不耐煩，吩咐內侍道：

快到朝堂。宣召太師進宮相見。內侍去不多時。慌急奔回告后曰。娘娘不好了。太師謁過梓宮。已入中常寺省賜死矣。后曰。誰殺之。曰。諸王殺之。后驚駭欲絕。大怒曰。我爲帝母。宮中惟我獨尊。肇卽有罪。亦應稟命行誅。乃先帝骨肉未寒。諸王擅殺大臣。目中寧復有我耶。必到梓宮前哭訴先帝。究問諸王。肇有何罪。而竟置之死地。看他有何理說。婦人見識那知已行不去了 忙卽帶了宮女數人。也不及乘輦。憤憤走出宮來。斯時內侍劉騰正在宮外。見高后欲到前殿。向前跪下道。娘

北史演義

卷三

九

娘且請回宮。聽奴婢一言。后於是止步問之。但未識劉騰所言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高肇枉殺人多矣。又害于后母子。及彭城諸王。賜死猶不足以蔽辜。高后大勢已去。尙欲與二王理說。真婦人之見也。



北史演義卷四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四卷

白道村中困俊傑

武川城上識英雄

話說太后怒高肇之死。欲臨前殿。與諸王爭論。內侍劉騰跪止道。娘娘息怒。聽奴婢一言。竊聞諸王所以殺太師者。特爲彭城報讐。彭城前日無罪而死。故太師今日亦無罪而見殺。諸王以此爲罪。娘娘何說之

北史演義

卷四

一

辭。且太師一死。大權已失。娘娘雖爲太后。諸王寧肯俯首聽命。娘娘此時。唯有高居深宮。勿與外事。庶可長保福祿也。高后聽了劉騰之言。悚然嘆道。只知威權長在。那曉竟有此日。如夢初醒於是含淚回宮。次日。忽

報胡太妃來謁。蓋胡妃自高肇死後。諸王迎歸舊宮。尊爲太妃。故來朝見。太后后見之。驚問曰。數日何在。太妃再拜曰。妾前赴哀歸去。忽見先帝謂妾曰。早歸東宮。此間不可居也。妾懼。故避禍耳。太后默然。太妃帶笑而去。去後。暗囑諸妃嬪御。皆以危言休之。謂任

在宮中必爲妃所害。性命不保。高妃亦知結怨已深。常怕胡妃報復。聞衆人之言。心益自危。又想諸王大臣皆與高氏作對。將來禍生不測。決無好處。不如及早尋一退步。以保餘年。因思先帝所造瑤光寺。極其壯麗。幽房曲院。不異王宮。在寺者皆貴官女子。王侯妃妾。可以安身。乃傳諭內外。欲往瑤光寺落髮爲尼。擇日出宮。高后今日已如贅疣諸王大臣亦竟度外置之六宮泣送。太后亦悲哀不已。惟胡太妃不出。諸王羣臣遂各上表。尊太妃爲太后。居崇訓宮。天子率百官朝賀。時于忠有保

北史演義

卷四

二

護太后之功。遂恃寵用事。讒害正人。

小人得志。前後一轍。國家焉得不亡。

百官側目。欲殺高陽王。以奪其權。崔光苦止之。高

陽懼。稱疾求退。忠遂出之。歸第。時羣臣憂天子年幼。

耳目易蔽。以太后有才識。咸請太后臨朝聽政。后大

喜。遂升前殿。朝見百官。封其父母親族。賞賜巨萬。太

后天性聰明。多有智。親覽萬幾。手披筆斷。事皆中

理。一日坐崇訓宮。諸王大臣皆侍。問及時政得失。曰。

有不便者。諸卿當一一言之。毋有所隱。任城清河二

王奏道。娘娘聽政以來。事無不當。萬民悅服。唯領軍



于忠內托大功招權納賄恐傷聖化時于忠亦在殿  
跪伏求辨后卽命退出爲山東冀州刺史又詔高陽  
復位供職曰于忠讒汝今無妨也明主滿朝文武無

不欽服先是太后幼時有術者言其極貴但不獲善  
終今富貴已極前言已驗每以後言爲疑欲大修佛  
事以禳之魏自宣武奉佛廟寺遍於都中太后臨朝  
倍崇佛法造永寧寺建九紋浮圖殿如大殿門似端  
門鑄金像一尊長一丈六尺又如人長者十尊珠像  
三尊長一丈二尺僧房千間飾以金玉光耀奪目浮

北史演義

卷四

圖高九十丈超度僧尼十萬餘人愚自佛法入中國

未有如此之盛工費浩繁國用日虛於是百官停俸

軍士減糧以助佛事可發廷臣貪污紀綱漸壞不及

初政清明矣今且按下不表單說當初晋代有一元

菟太守姓高名陰本勃海修城人陰子名慶因晋亂

投于慕容燕氏慶生壽壽生湖皆仕于燕及魏滅燕

湖降魏爲右將軍湖有四子皆仕于朝湖卒次子高

諱官爲治書御史坐事落職黜爲懷朔鎮戍卒諱至

懷朔定居于白道村有三子長曰優年十八娶妻山

氏次日樹娶妻韓氏。幼曰徽，年七歲。此書以高氏爲主，故敘其先世。

獨詳全用。一日諱謂長子曰：「今國法嚴重，我雖遷謫，傳紀體也。」

于此然罪臣之家，恐終不免于禍。今付汝金以販馬。

爲名，領婦出雁門居住。數年之後，或遇大赦，乃可歸。

冢也。優依父命，攜其妻子以去。諱自長子去後，居常

忽忽不樂。又初至北地，水土不服，三年遂以病卒。樹

喪父後，浮蕩過日，家業漸廢。其弟徽志度雄偉，及長

見家道飄零，不欲婚娶。遊東定城，以才藝自給。或一

二年不歸。樹有女雲蓮，年十四，有容色。一日同侍女

### 北史演義

#### 卷四

遊于後園，園有荷亭，可以外望。雲蓮倚窗而立，見一

翩翩年少坐馬而來，忙卽避進。已被少年看見，你道

少年何人？姓尉，名景，字士真，恒州人氏。其父名尉長

者，積祖富厚。景年十八，未娶，性不喜讀書，工騎射。其

時射獵于白道村南，經過高氏之園，見女子甚有容

色，心甚慕之。差人察聽，云係高侍御家。侍御已故，此

女乃其次子高樹所生。景回家告知父母，遣媒來娶。

爲婦。樹許之。雲蓮遂歸尉氏。敘雲蓮歸尉，景似屬旁文，却伏後撫養高歡之

根。以後高樹家道日衰，只得將田園產業變賣存活。



村中皆笑其無能。而屋上常有赤光紫氣。騰繞其上。一夜村中見其家內火光燭天。疑爲失火。共往救之。而樹妻韓氏房中產下一子。衆以爲異。生也樹乃大喜。因名之曰歡。字賀六渾。北齊高祖獻武帝也。提歡生二月。母韓氏病卒。其姊雲蓮哀其幼而失恃。稟父攜歸養之。樹自妻子亡後。益覺無聊。後乃續娶懷朔鎮民趙文幹之妹爲室。趙氏勤于作家。得免凍餒。後生一女。名雲姬。且說賀六渾依身尉家。日漸長大。魁偉有度。容貌端嚴。眉目如畫。居常食不立進。言不妄。

北史演義

卷四

五

發尉景夫婦愛之如子。七歲教之從學。十歲教以武藝。膂力過人。精通騎射。遂習鮮卑之俗。年十五。雲蓮欲爲聘婦。有與六渾同學者名韓軌。其妹曰俊英。甚有顏色。雲蓮遣媒求之。韓母謂媒曰。吾聞高郎貧甚。依尉家存活。其父浮蕩廢家。其子亦必不能成器。吾女豈可嫁之。韓軌私向母道。母言差矣。吾觀朔州富家子弟。皆不及賀六渾。此子必有食祿之日。奈何棄之。韓軌大母竟不許。媒至尉家。以韓母謝絕之言告。有見識知雲蓮。雲蓮怒道。如何輕量吾弟若此。遂以告歡。歡

亦怒道大丈夫何患無妻姊勿以為憂也語便慷慨但吾

在此被人輕薄今欲別姊歸家圖一出頭日子雲蓮

聞其要歸不覺流淚道汝雖聰俊其如年尚幼何六

渾亦下淚道姊猶母也何忍輕別但吾意已決不能

再留矣時尉景已為懷朔鎮隊主到家見妻子有淚

容問知其故曰吾扶養六渾十五年矣今欲歸去吾

亦不便強留但年紀尚小不能如鮮卑人殺人戰鬪

為事妻曰此子失于慈養日後當使經營家業何以

戰鬪為景嘆曰汝婦人不識道理男兒生天地間當

北史演義

卷四

六

殺賊立功以取富貴奈何區區求小利乎言罷以弓

箭寶劍贈之六渾再拜而受遂親送六渾歸家樹見

之大喜謂士真曰累汝多矣置酒相待而別趙氏見

之亦喜愛如己出趙氏亦難得一日高徽從京師回見六

渾氣度軒昂大喜相聚數月恩義甚厚聞朝廷以武

選取人徽欲與姪俱往六渾以父年五十又官司徵

流人甚急不敢行徽乃獨往其年中武舉授職羽林

統騎樹聞報合家歡喜六渾自此遊獵為生益習騎

射再說代郡平城本係魏之舊都朝廷宮闕王侯貴



戚之家皆在其內。時山蠻反亂。雲朔二州常被攻掠。朔州官吏悉發。流入當軍。以衛平城。六渾年已二十。代父往平城應役。先是平城有富戶婁提。家財百萬。僮僕千餘。性慷慨。好週急人。如此方不士大夫多稱之。太武皇帝時。以功封真定侯。長子襲爵。次于隨。駕洛陽。幼子曰內干。亦得武職。別居于白道村南。雕梁畫棟。花木園亭。擬于公侯。正室奚氏。生女曰惠君。歸段榮爲妻。繼娶楊氏。生女曰昭君。男曰妾昭。又妾王氏。生男名婁顯。妾李氏。生女曰愛君。昭君相貌端嚴。

北史演義

卷四

七

幼有異識。內干夫婦尤愛之。一日欲探其見真定侯。挈其眷屬到平城來。僮僕車馬無數。正值蠻寇作亂。鎮將段長把守門禁甚嚴。內干至日已晚。不得入。真定侯聞知。親自上城。與鎮將說了。遂開關放入。內干與夫人子女。只得一齊登城。與真定侯鎮將相見。因車騎尚未盡入。故在城上少坐。斯時六渾當軍。執刀侍立。鎮將之側。昭君顧見。不覺吃驚。自忖道。此子身若山立。眼如曙星。鼻直口方。頭上隱隱有白光籠罩。乃大貴之相。奴若嫁了此人。不枉爲女一世。巨眼六渾纏週

一知。然身為女子。怎好問其名姓。少頃定侯起身。內

干眷屬一同歸府。當夜設宴管待。定侯見昭君容貌。超羣。謂內干曰。姪女容貌若此。須擇佳婿。非王侯貴戚。富家子弟。不可輕許。昭君此時正欲識英雄于貧賤之中。聞之。默然不悅。欸留數日。內干一家復歸白道村。昭君回來。一心常念執刀軍士。苦無踪跡。可訪。悵望之懷。時形顏面。後有來議親者。內干欲成。則昭君憂悶不食。父母知其不願。置之。如此數次。莫測其意。侍婢蘭春。性伶俐。見昭君愁懷不放。私語昭君道。

北史演義

卷四

八

小姐有何心事鬱鬱。若此今日無人在此。何不對小婢一說。以分主憂。昭君見問。歎口氣道。我豈不知女子終身不可自主。但所歸非人。一生埋沒。故誓嫁一

豪傑之士。方稱吾懷。

雖是私情說來。却有

一種光明磊落氣象。

汝不見一執刀軍士乎。此真今之豪傑也。吾欲以身

歸之。但未識其姓名。居止。故心常不樂。汝能為吾訪

其下落。便可分吾憂矣。蘭春笑道。小婢亦曾見之。若

果姻緣。自然訪得着。小姐何必憂心。却暗思此子吾

曾見之。容貌雖好。難道富家子弟。到不及他。小姐如



何想要嫁他。且軍士甚多。何從訪處。一日偶至外廂。聽見衆人紛紛說道。蠻寇平了。守城軍士都已回家。蘭春道。此處亦有當軍的麼。有此一問。正衆人道。怎好引出六渾。麼沒有。西鄰高樹之子賀六渾。纔去當軍。而回。蘭春暗想道。小姐看中者。莫非就是此人。我去一看便知。遂悄悄走至高家。趙氏見之。便問小娘子何來。蘭春道。吾是婁家使女。聞你家大官人解役而回。來問蠻寇平定消息。六渾正在房中。走出。蘭春一見。果是人。一訪竟着蘭春定亦色喜。觀其相貌不凡。假問數語。便辭而去。

北史演義

卷四

九

其妹雲姬送出。蘭春曰。你兄有嫂否。曰未娶。問年幾。何曰二十歲。蘭春回來。忙報于昭君道。那人吾已訪着。乃是西鄰之子。姓高名歡。又名賀六渾。相貌果然不凡。但家貧如洗。恐不便與小姐爲耦。昭君聞之。喜曰。吾事濟矣。乃命蘭春通意。六渾教他央媒求娶。蘭春道。這却不可。小姐深閨秀質。保身如玉。若使小婢寄柬傳書。一旦事露。不但小姐芳名有玷。小婢亦死無葬身之地。願小姐三思。了頭中能作如此正論亦自不凡。昭君道。吾豈私圖苟合者。只恐此身埋沒于庸才之手。故欲

嫁之以伸己志。你若不遵我命，則悞吾終身矣。蘭春恐拂小姐意，乃應諾。少頃，楊氏院君到房，謂昭君曰：「今有懷朔將段長前在平城，曾見汝面，今托媒到來，爲其長子段寧求婚。此子年方十七，才貌佳俊，汝爹有意許之，你意下如何？」昭君不答。問之再三，終不一語。此等碌碌何足當吾一盼。忽一日，惠君歸，又言平城劉庫仁富擬王侯，爲其次子求婚于妹。內干夫婦曰：「豪門求婚者甚多，觀汝妹之意，終不欲就。汝爲吾細問之。」惠君進房見妹，細叩其不欲對婚之故。昭君曰：「小妹年幼，

北史演義

卷四

十

不欲遠離父母耳。惠君信以爲然，惠君走出。昭君私語蘭春道：「事急矣。汝速爲我圖之。」蘭春奉命潛身走至高家。正值六渾獨立堂上，見蘭春至，問有何事。到此，蘭春輕語道：「吾小姐有話致意，郎君敢求借一步說話。」六渾退步而入。蘭春隨至僻所，細將昭君之意告之。六渾曰：「貧富相懸，難於啟口。致意你主。」六渾不能從命。回得蘭春歸，以六渾之言告知昭君。昭君道：「無妨。彼爲貧，故不敢求婚。我以私財贈之，如何？」遂取赤金十錠珠寶一包，命蘭春送去。時外堂正值宴會，



家中忙亂。蘭春乘便來至高家。走入書房。見歡獨坐。將金寶放於桌上。曰：此物爲君納聘之資。言畢卽去。偷忙到此不敢久留。又事在必爲無復他說。六渾又驚又疑。恐怕人見。只得收藏箱中。蓋六渾與昭君雖在平城。畧見其容貌。初無愛慕之意。今見昭君屬意於己。心上委決不下。又念前緣分定。亦未可知。待稟知父母。央媒求合便了。但未識兩下良緣。畢竟成與不成。且聽下回細說。

女子自己擇配。原非正理。但有識英雄俊眼而適遇英雄。情何能已。且非慕私情。惟求正配。昭君其乃權而不失爲正者歟。

北史演義

卷四

十一

北史演義卷五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五卷

怒求婚蘭春受責 暗行刺張僕亡身

話說賀六渾乃是一代人傑。素負經濟之才。常懷風雲之志。當此年富力疆。方圖功名顯達。豈肯志在室家。然龍潛夔伏。辱在泥塗。茫茫四海。無一知己。昭君一弱女子。能識之風塵之中。一見願以身事。其知己

北史演義

卷五

一

之感爲何如。況贈以金寶。使之納聘。尤見鍾情。豈能漠然置之。但兒女私情。難以告知父母。故此遲疑。隔了數日。昭君不見高家求親。又差蘭春走來催促。其時六渾不在家中。却遇見其父高樹。樹問何事。至此蘭春道。欲尋你家大官人說話。樹頗疑心。便道。小兒有事。往朔州去了。三日後方歸。有話不妨便說。蘭春暗料求姻之事。六渾定已告知其父。補出暗料一層。方好直告此行。文細。因遂以來意告之。樹聞之大驚。含糊應道。待他

回來。我與他說。蘭春別去。樹輾轉不樂。一日六渾歸



家其父責之曰我與汝雖家道艱難亦是仕宦後裔  
汝奈何不守本分妄行無忌且婁氏富貴顯赫汝欲  
踵桑間陌上之風誘其蘭室千金之女一朝事敗性  
命不保獨不念父母年老靠汝一身成立何不自愛  
若此數語不愧  
義方之訓六渾俟父怒少解徐訴平城相見遣

婢贈金令兒求婚之故父曰此事斷不可爲卽求親  
必不能成後有婢來當還其原物以言絕之方免無  
事六渾不敢再說悶悶而退再說內于夫婦以昭君  
年紀漸大數日來爲之求婚益急昭君乃托幼妹愛

北史演義 卷五

君之母李氏啓于二親道兒非愛家中財產不欲適  
人實因年幼不忍早離膝下再過三年任父母作主

緩下父母擇配方好徐  
圖所願昭君亦用權術內于夫婦聞之喜道此女果

然孝愛過人那知其心在于歡也又過幾時恐婢傳  
達不明親自修書以金釵兩股一同封固命蘭春送  
去蘭春見歡致書卽退歡得書心益切切語其繼母  
趙氏道婁氏女私事母親已知但其拳拳于兒若此  
兒欲遣媒一求以遂其意望母爲父言之趙氏告于  
高樹樹曰求之何益徒爲旁人訕笑趙氏道求之不

許則非吾家無情便可還其金寶以絕之矣。說得大是樹

以為然有善說謀者王媽趙氏邀至家謂之曰媽媽

曾識東鄰婁氏之女昭君小姐否王媽道這是老婆

子主顧素來認得娘子問他為何趙氏道我兒六渾

年二十一歲未有妻室聞昭君小姐年已十七尚未

許人欲央媽媽作伐求為六渾之婦事成重謝不可

推托王媽大笑道二娘想錯了他家昭君小姐多少

豪門貴室央媒求婚尚且不許何況你家娘子莫怪

老身不敢去說。說且不敢趙安望事成趙氏道我貧他富本不敢

北史演義

卷五

敬齒但聞人說婁家擇婿不論貧富專取人才看得

中意的貧亦不嫌故央媽媽去說一聲看說得成亦

未可知倘若不成决不抱怨于你王媽道既如此吾

且去走一遭說罷便往婁家來當日內干夫婦正在

西廳商議昭君姻事門公引王媽來見內干便命他

坐了問道你今到此莫非為吾家小姐說親麼王媽

道正是內干問那一家仕宦王媽一時惶恐欲說又

止內干道凡屬親事求不求由他允不允由我何妨

直說。須得逼他直說王媽道既如此老身斗胆說了這

說。須得逼他直說



一家。乃西鄰高御史之孫。二官人高樹之子。名歡。字賀六。渾年二十一歲。聞說府上招壻。只要人才。貧富不計。再三央我來說。求娶昭君小姐爲婦。未知相公院君意下若何。內千大怒道。你豈因吾擇壻艱難。來奚落我麼。我家小姐深閨秀質。何至下嫁窮軍。言畢。拂衣走開。只論口前貧富。庸人見識大抵如是。楊氏亦埋怨王媽道。汝在吾家往來有年。何出言不倫若此。以後這等親事。切莫來說。王媽只得告退。回覆高家。不唯不允。反觸其怒。自是六渾求親之事。遂絕。再說內千走至後堂。

北史演義

卷五

四

向昭君道。西鄰高家貧窮若此。今日央媒求婚。你道好笑不好笑。吾故吐而絕之。都是你不肯就婚。今日致受此辱。以後切勿逆我之命。昭君不語。內千微窺女意。見他說起高家。絕不嗔怪。說及回覆來人。反有不悅之色。心下大疑。出謂其妻曰。吾想高氏與我家門第相懸。何敢貿然求親。且傳言吾家不論貧富。專取人才。此言從何而來。莫非女兒別有隱情。有甚傳消息之事麼。諸婢中。蘭春是他心腹。須喚來細門。便卽喚出蘭春。喝令跪下。問道。高家敢來求親。莫非

你這賤人。有甚隱情在內。壓如不直說活活打死。從  
君不語不悅上。想到高家質。然求親定有隱情在內。  
喚出蘭春責問。如蠶吐絲。方有頭緒。不然付之一笑。  
而已。又從來虛心事。做不得的。蘭春到高家數次。常  
懷疑慮。今被內干劈頭一問。渾如天打一般。面孔失  
色。內干見了。愈疑。取一木棍。便打蘭春急了。只得招  
道。此非干小婢之事。乃是小姐主意。教我去通消息。  
的內干喝道。你通消息。便怎麼。蘭春因述小姐前往  
平城。看見六渾。決其相貌不凡。後必大貴。故欲以身  
嫁之。遣我傳信于他。速來求婚。內干大怒。連打數下。

北史演義

卷五

五

道。今日且打死這賤人。以洩我氣。楊氏勸住道。此是  
女兒失智。諒非蘭春引誘。且去責問女兒。看他何說。  
內干住手。同楊氏走入昭君房來。蘭春帶哭也隨進  
來。昭君見了。不覺失色。內干怒問道。你幹得好事。我  
且問你。高氏子有何好處。你欲嫁他。昭君暗想。此事  
已露。料難瞞隱。不如直告父母。或肯回心從我。此將

本志說明

更待何時。便跪下道。兒素守閨訓。焉敢越禮而行。但

有畏情欲達。望爹娘恕兒之罪。遂兒之願。兒雖女子。  
志在顯揚。常恐所配非人。下與草木同腐。思得嫁一



豪傑之主建功立業。名垂後代。兒身不至泯沒。前見高氏子實。一未發達的英雄。現在蛟龍失水。他日勳名莫及。若嫁此人。終身有托。故舍經從權。遣婢通信。實出女兒之意。非干蘭春之事。直認得奸內干聽了。大喝道。胡說。楊氏道。女子在家從父。勸你莫生妄想。今日恕你一次。後勿復然。說罷。夫婦含怒而去。其弟婁昭聞知。亦來勸其姊曰。吾姊何故不圖富貴。欲嫁六渾。昭君道。現前富貴那裏靠得住。六渾具非常之相。頂有白光。將來必掌大權。威制天下。吾欲嫁之者。爲終

北史演義

卷五

六

身計亦爲門戶計也。

說得關係極大。纔見欲嫁深心。

若舍此人。誓不

別嫁。昭見姊意堅執。遂走出勸其父道。吾觀六渾相

貌實非凡品。吾姊識之風塵之中。亦是巨眼。今六渾

所乏者。不過財產。不如以姊嫁之。厚給財產。亦足助

成其志。父意以爲可否。

婁昭識身勝于父矣。

內干道。吾家公侯

世第。招他爲婿。定爲人笑。斷乎不可。婁昭不敢復言。

然內干欲奪女志。計無所出。家有張姓奴。多力善謀。

因以昭君之事告之。作何算計。能使回心。張奴道。小

姐以六渾後日必貴。故欲嫁之。若除却六渾。便絕小

姐之心了。內千道若何除之。張僕道殺之可也。內千道殺人非細事。如何使得。張僕道奴有一計。主人請他到家。假言子弟們要習弓箭。求其指示。留在西園過宿。小人於半夜時潛往殺之。詐云爲盜所殺。其父有言。只索酬以金銀。便足了事。難道小姐還要嫁他不成。內千從其計。從惡奴之計欲殺六渾以絕女望而親事因此轉成作事爲弄巧成拙行文爲欲合先開便遣人去請六渾。六渾見請未識何意。其父高樹道鄰右家來請。去亦何妨。六渾遂到婁家。內千請到廳上相見。兩人坐定。內千啟口道。素聞郎君

北史演義

卷五

七

善。于弓箭家有小奴數人。欲求郎君指教一二。故屈駕至此。六渾遜謝不能。內千意甚殷勤。置酒相待。飲畢。使小奴十數人同六渾進西園演射。至夜就在西園中一座亭子上鋪設臥具。留他過宿。六渾遂不復辭。住下數日。內千便問張奴道。你計可行麼。張奴道。只在今夜保爲主人殺之。但須寶劍一口。以便動手。內千卽取壁上所掛之劍付之。其夜正值八月中旬。月明如晝。六渾用過夜膳。獨坐亭上。自覺無聊。對月浩嘆。英雄失路景象坐了一回。聽更樓已打二鼓。不覺倦將



上來解衣就寢。此時人聲寂寂。夜色朦朧。張奴早已潛入西園。躲在假山背後。執劍以待。窺見六渾已經就睡。走至亭下。見門未閉。上內有火光透出。微聞床上酣睡之聲。張奴想道。此人該死。所以酣睡。挨門而入。執劍走至床前。揭帳一看。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艾喲一聲。棄劍于地。往外飛細細寫來。忽作駭人之筆。你道爲何見帳中不是六渾。只見大赤蛇一條。通身如火。頭若巴斗。眼似銅鈴。蟠踞床上。所以大喊而逃。六渾被他驚醒。忙卽起身。見一人飛步逃去。床前遺下雪。

北史演義

卷五

八

亮劍一口。遂卽拾劍在手。追出亭子來。那人因嚇慌了。絆了石子。跌倒在地。遂被六渾拿住。喝問道。你係何人。敢來殺我。張奴跪下道。我是婁府家奴。奉主命來殺郎君。其如郎君不見。見一大赤蛇在床。故不敢犯。六渾道。我與你主何讐。而欲害我。張奴道。只因小姐欲嫁郎君。勸他不回。故欲殺君以絕其念。六渾聽到此際。怒氣勃生。隨手一劍。將張奴斬了。不得不先殺此奴以洩其氣。還至亭上。執劍危坐。以待天明。是夜內于心懷疑懼。寢不能寐。天明不見張奴回報。忙遣小奴到

園打聽小奴走到亭邊只見血淋淋一人殺死在地  
嚇得呆了又見六渾滿面殺氣坐在亭上轉身就跑  
被六渾喝住問道你家主人何在小奴道在西廳六  
渾道你引我去小奴引六渾到廳內干見之情知事  
洩不覺失色六渾忿忿向前道我高歡一介武夫不  
知禮義君世食天祿家傳詩禮如何自恃豪富私欲  
殺人且歡叨居鄰右平素不通往來者實以貧富不  
同貴賤懸殊之故卽前日求婚並非歡意亦因令愛  
欲圖百歲之好通以婢言重以親書再三致囑歡乃

北史演義

卷五

九

不得已而從之媒婆到府君家發怒歡已絕望矣令  
愛別選高門於我何涉乃必殺一無辜之人以絕令  
愛之意是何道理語語理直氣壯惡奴我已手戮大

丈夫死生有命豈陰謀暗算所能害唯君裁之六渾

情辭慷慨意氣激昂英爽逼人內干自知理虧只得

含糊遜謝道此皆惡奴所爲我實不知今旣殺之已

足洩君之忿願贈君千金以謝吾過六渾笑道吾高

歡豈貪汝金者此劍當留之于吾以誌昨宵之事此

可說罷仗劍而去歸至家只言內干贈吾以劍餘俱



不說內干在家暗將張奴屍首葬過。但囑家人勿洩。把此事丟開。却說昭君聞知。益加愁悶。私語蘭春道。姻好不成。反成讐怨。他日此人得志。必爲門戶之禍。奈何。料定後來有禍。此時能不急殺。自此飲食俱減。形容憔悴。楊氏憂之。謂其夫曰。昭君鬱鬱若此。必有性命之憂。與其死之。毋寧嫁之內干道。你且莫慌。我已定了一計。管殺他回心轉意便了。便向楊氏耳邊說了幾句。楊氏點頭稱好。但未識其計若何。且聽下回細說。

高歡英氣逼人。非慕私情者。其所以求婚者。迨

北史演義

卷五

于昭君知已之感也。求親不從。亦是世俗尋常之事。乃聽惡奴之計。必欲殺之。何計之短也。左氏云。食肉者鄙。其內干之謂乎。卒之殺之不能。反弄一場沒趣。鄙夫見識。每每有此。爲之三歎。

北史演義卷六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六卷

諸私願六渾得婦 逼承幸元澤上蒸

話說內干因昭君欲嫁六渾。屢次勸之。執意不改。楊氏又痛惜女兒。恐其憂鬱成疾。因想女兒家最貪財。實不若以利動之。昭君可以利動則一尋常之女郎。何為求嫁六渾內干見識甚鄙。議已定。其時正值春光明媚。天氣融和。夫婦同在那

北史演義

卷六

一

西廳擺列長几數隻。几上多設金銀珠翠首飾異寶。綾羅錦繡珍奇玩器等物。英英奪目。閃閃耀人。乃召昭君出廳。謂之曰。汝肯從親擇配。當以此相贈。昭君目不一視。又謂之曰。汝若不從。父命欲歸高氏。當一物不與。子身而往。汝心願否。昭君點頭曰。願內干大怒道。既如此。由你去。但日後莫怨父母無情。昭君不語歸房。內干將金寶一齊收起。便喚前日王媽到來。教他通知高家。聘物一些不要。竟來迎娶便了。氣憤之極反以速。王媽道。這又奇了。前日嫌老身多說今日却



先自許。可見姻緣原是天定的。欣然來至高家。先在高樹夫婦前稱喜。備說內干之言。親事不勞而成。夫婦大喜。卽擇了聘娶日子。打點娶媳。六渾悉聽父母。至張昭君臨行。內干不與分毫。只有蘭春隨往。當日成親。兩人相見。分明是一對豪傑聚首。更覺情投意合。昭君入門後。親操井臼。克遵婦道。不以富貴驕人。見者無不稱其賢孝。一日六渾出其前日所贈。謂昭君曰。此卿所贈者。事若不成。決當還卿。至今分毫未動。昭君曰。今君身居卑賤。當以此財爲結納賢豪之

北史演義

卷六

二

用以圖進步。

六渾不用其財。有守。昭君勸其用財。有識。

六渾從之。遂貨馬

廿疋。以結懷朔諸將。陞爲隊主。楊氏嫁女後。憐其貧

苦。日夜哭泣。內干曰。昭君我女也。何憂貧賤。恨其不

聽我言。暫時受些苦楚。婁昭亦勸其父道。姊身已屬

六渾。何必嫌其貧賤。且六渾終非久居人下者。願以

財產給之。

婁昭亦難得。

內干乃遣人去請六渾。歡不至。復

命婁昭親往請之。歡亦不至。於是內干夫婦親至其

家。接女歸寧。六渾始拜見妻之父母。遂同昭君偕來。

內干見其房屋破敗。出錢數千貫。爲之改造門閭。又

撥給田產奴婢牛羊犬馬等物。

內于此舉猶在其女面上。

自此六

渾亦爲富室。交遊日廣。歡嘗至平城投文。鎮將段長

子段寧見之。笑曰。此婁女所嫁者耶。奚勝區區。蓋段

亦曾求婚于婁氏。婁氏不就。故以爲言。歸而述諸父

父曰。六渾志識深沉。器度非凡。豈汝所能及。

段君亦能識人。

一日。六渾來尊之上。坐。召寧出拜。曰。兒子庸懦。君有

濟世之才。吾老矣。敢以此兒爲托。歡謝不敢當。寧自

此敬禮。六渾六渾歸。昭君語之曰。吾前夜夢見明月

入懷。王何凶吉。歡曰。此吉兆也。後產一女。名端娥。卽

北史演義

卷六

承熙帝后也。未幾。鎮將以歡才武。又轉之爲函使。今

且按下不表。再說胡太后臨朝以來。乾綱獨攬。臣工

無不畏服。尊榮已極。志氣漸盈。以天子年幼。攝行祭

禮。改令爲勅。令羣臣稱陛下。又魏自太武以來。累世

強盛。東夷西越。貢獻不絕。府庫充盈。太后嘗幸絹藏

命王公大臣從行者百餘人。盡力取之。少者不減百

餘疋。尙書令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顛僕于地。李

崇傷腰。章武折足。太后惡其貪。令內侍奪之。空手而

出。人以爲笑。侍中崔況止取二疋。太后問所取何少。



答曰臣止兩手只持兩正衆皆愧焉又差內侍宋雲  
僧惠生在西域取經臨行之日太后自餞于承寧寺  
百官皆集賜金銀百勛名馬廿疋中尉元匡奏侍中  
侯綱掠殺羽林軍士請治罪元匡忠直太后以其舊恩不  
問綱益驕橫又奏冀州刺史于忠前在朝擅殺尙書  
裴植郭祚請就冀州戮之太后亦以舊恩不問未幾  
召忠入朝錄尙書事封靈壽縣公及卒追贈甚厚太  
后父秦國公沒葬以殊禮追號曰太上秦國公諫議  
大夫張普惠以太上非臣下所得稱力爭于朝太后

北史演義

卷六

四

使人宣令于普惠曰封太上孝子之心卿所爭忠臣  
之義飾非拒諫言若可聽已有成議勿奪朕懷普惠遂不敢言

孝明帝年九歲未嘗視朝羣臣罕見其面普惠有疏  
每欲面陳之而不可得一日帝臨前殿羣臣朝參禮  
畢方欲退朝普惠出班奏曰臣有短章冒瀆天聽其  
畧曰

慎帝業之不易飭君道之無虧減祿削俸近供無  
事之僧崇飾元虛遠邀未然之報皆非所以利天  
下而安社稷也臣謂修朝夕之因求祗劫之果未

若親郊廟之典。行朔望之禮。撤僧寺不急之務。復百官已缺之秩。收萬國之歡心。以事太后。則孝弟通乎神明。德教光乎四海。節用愛人。臣民俱賴。惠

可謂鐵中  
錚錚者矣

其言皆深中時病。帝覽之而可其奏。遂懷疏入見太后。太后口雖以爲然。然念此見纔一臨朝。便有朝臣向他曉曉。日後必奪吾權。乃下詔曰。天子年幼。不堪任勞。俟加元服。設朝未遲。自是帝益罕視朝矣。神龜元年九月。太史奏天文有變。應在二宮。太后懼。欲以

北史演義

卷六

五

高太后當之。乃遣內寺殺之。瑤光寺中以尼禮葬之。命百官不許服喪。羣臣皆言宜崇其禮。太后不聽。時武號森列。羽林軍橫行都市。征西將軍張彝上封事。求削銓格。排抑武職之人。不得預于清選。武人皆懷憤怒。立榜通衢。大書張彝父子之惡。約期某日。會集羽林虎賁之衆。屠滅其家。張彝父子全不爲意。非膽大也

看不出  
風色耳

至期共有三千人衆。聚集尙書省外。大聲辱

罵。聲言要殺張家父子。以洩衆怒。官吏大驚。不敢禁止。把省門緊閉。可笑於是衆勢益張。擁入張彝府中。



焚其第舍。曳彘堂下。捶辱交加。其子民部郎中張始均。初見兇勢難犯。踰垣逃走。聞父被執。走還衆所。拜請父命。衆就毆擊。投之火中。活活燒死。目無王法。次子張仲瑀。重傷走免。兇徒始散。張彘僅有餘息。越宿而死。遠近震駭。太后以天子侍衛之卒。懼有變亂。不敢窮誅。止收爲首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治罪。越三日。復大赦以安之。令武職依舊入選。其時高歡在京。聞之。嘆曰。宿衛羽林。相率焚大臣之第。朝廷懼而不問。爲政如此。時事可知。天下之亂不久矣。上下泄泄。英雄已從旁窺破。

北史演義

卷六

六

你道高歡何以在京。歡自熙平二年。轉爲函使。凡有表章。函封上達。帝都皆函使之職。神龜元年。歡奉使入京。進過表章。不能即時批發。在京中等候。魏制凡各鎮函使。未經發回者。給與貴官大臣家爲使。六渾派在尚書令史麻祥門下。祥自恃貴顯。待下甚嚴。一日祥坐堂上。命歡侍立在旁。問其一路風景山川形勢。何處最好。歡一一對答。閒談良久。祥甚喜。因令從人取肉一盤。酒一壺。賜與高歡。祥雖命食。料歡不敢便坐。奈歡素性不肯立食。竟卽坐下。祥大怒。以爲慢

已叱令跪于階下。命左右杖之。

在人門下只得俯首受辱英雄可憐

杖後鬱鬱不樂。一日悶坐無聊。走出街上。觀看禁

城景象。見一軍將坐在馬上。前呼後擁。喝道而來。威

儀甚肅。細觀其人。好似叔父高徽。

忽遇高徽正是水窮山盡又見雲起

尚恐面貌相同。不敢叫應。那將軍停鞭回顧。便向歡

高叫道。你莫非吾姪賀六渾麼。爲何在此。歡於是上

前拜于馬下。要知歡到京時。徽正出使在外。歡不知

其已有家室。尙未去望。今日相遇。如出意外。至家各

述別後情事。皆大喜。徽曰。爾娶婁家女。足慰兄嫂之

北史演義

卷六

心。吾娶康氏婦。已生一子。取名歸彥。以路遠尙未通

知。兄嫂也。領入後堂相見。設酒共飲。至晚歡辭去。徽

曰。你欲何往。歡曰。身在麻祥家給使。此人性惡。不去

恐被責。徽道無妨。我以書去回他。便了。歡自此擔擱

徽家。不覺月餘。一日忽聞軍士擅殺大臣。不禁浩歎。

又歡在京。嘗夢身登天上。脚踏衆星而行。醒來私心

自喜。見時事如此。隱有澄清天下之志。再說胡太后

年齒已長。容顏如少。頗事粧飾。數出遊幸。一日駕幸

永清寺。侍中元順當車而諫。曰。禮婦人未浚。自稱未



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已長矣。

修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正論侃侃太后慙左右皆戰慄。

及還宮召順責之曰前年卿貶外郡吾千里相徵乃

象中見辱耶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

言乎。說得透闢太后默然而受遊幸稍衰清河王元暉官

太傅侍中賢而多才美丰姿風流俊雅冠絕一時太

后每顧而愛之苦于宮禁深嚴內外懸絕無由與之

接體而私幸之意未嘗一日去懷時值中秋召集諸

王賜宴宮中清河王坐近太后之側容貌秀麗太后

北史演義

卷六

顧之愈覺可愛宴罷乃詐稱官家之意召王入宮問

話於是諸王皆退清河獨留只得隨了太后入宮走

至宣光殿前王失驚曰至尊在南宮何故至此太后

曰天子隨處皆住不獨在南宮也王信之隨至崇訓

後殿太后下車召王上殿曰天子不在此是朕欲與

王聚談清夜消遣情懷故召王至此且有一言朕倚

卿如左右手欲與王結為兄妹以期終始無負。只管逼近

上王聞言大驚伏地頓首曰臣與陛下有臣主之分

兼叔嫂之嫌豈宜結為兄妹臣死不敢奉詔太后道

卿且起。兄妹不結亦可。今有玉帶一條。御袍一領。溫涼盞一隻。皆先帝服用之物。吾愛卿才器不凡。取以相酬。卿勿再負吾意。漸漸露出真情清河見說。益添疑懼。苦

辭不受。只見宮娥設宴上來。太后命王對坐。王謝不敢。太后南面。清河西面。坐下共飲。言談語笑。太后全以眉目送情。飲至更深。猶復流連不歇。王苦辭欲出。太后不許。賜宿翠華宮中。命美女二人侍王共寢。欲結好先賜美女侍寢

太后真巧于偷情者。王復頓首辭。太后曰。是朕賜與王者。王明日出宮。卽帶家去。何必堅却。王不得已受。

批史演義

卷六

九

命遂入翠華宮來。宮中鋪設華麗。珍奇玩器無不備列。宮人曰。此太后將以賜王者。王大不樂。和衣獨寢。令二美人秉燭達旦。太后聞之曰。此人果是鐵石心腸。然口雖嘆服。心中割捨不下。留住清河不放。出宮是夜更餘。王方就枕。只見太后隨了四個宮女悄悄走入。對王道。卿知朕相愛之意否。良緣宜就。無拂朕懷。注心一起不顧廉恥清河心慌意迫。伏地叩頭曰。臣該萬死。願陛下自愛。太后親手相扶道。我與卿畧君臣之分。敘夫婦之情。何如。那知太后越扶清河越不肯起。竟



如死的一般。伏着不動。清河王此特堅確不動太后

見了這般模樣。又好氣又好笑。默然走出宮娥報王

道。太后回宮了。王起來安寢罷。聞太后明日放王出

宮了。清河聞言大喜。但未知太后此去果能忘情于

王否。且聽下回細說。

昭君既歸六渾。不恃富豪。克遵婦道。可謂賢矣。

胡太后以寡婦而濃粧艷抹。遊幸寺院。已非所

宜。乃見清河王貌美。直欲迫而淫之。可謂全無

廉恥。與禽獸何異。回憶相士之言。欲免於禍。而

北史演義 卷六

事事自蹈禍機。其不得

事皆其難不四聯結

宮下。曹所聞言大喜。胡太后此言果為宮中  
事。太后回宮。王亦來安寢。胡太后聞言。即  
下。直趨對面。又見王貌美。直欲迫而淫之。  
成。長。胡太后聞言大喜。胡太后此言果為宮中

北史演義卷七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七卷

幽母后二賊專權不暇失民心六鎮皆反

話說清河王被留在宮。太后欲幸之。當夜逼迫不從。太后去後。聞宮娥有明日放歸之言。心下稍安。及到明日。至于下午。不聞放出之命。只見宮女走來報道。大王禍事到了。昨夜觸娘娘之怒。娘娘有旨。今夜如

北史演義 卷七

一

再不從。當如彭城故事。賜死宮中。清河大懼。默然半

响。嘆道。與其違命而死。不如從命而生。罷。清河王一念怕死。遂

使身名兩喪。倘使死于此時。不猶愈于後日。宮女見

之死乎。况係太后恐嚇之言。未必果賜死也。王已允。忙即奏知。太后大喜。是夜遂與王成枕席之

歡。王出羞見諸官。托疾不朝者三日。然王素好文學。

禮賢敬士。一心為國。政有不便者。必為太后言之。自

承幸後。益見信于太后。言無不從。姦人皆深忌之。有

侍中領軍元義。太后妹夫。為人姦惡異常。恃寵驕橫。

清河每裁之以法。義由是有怨。中常侍劉騰。恃有保



護之功累遷大職。請奏其弟爲郡守。清河却奏不納。騰亦怨之。二人相與謀曰。清河有太后之寵。非誣其謀。反不可去。然必如高肇之害彭城。得其私人首告。帝方信。時有朝官宋維。浮薄無行。在王府中爲通直郎。元義密結其心。以害王之謀告之。許以事成共圖富貴。宋維許之。乃首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爲清河心腹。欲扶立王子爲帝。日夜謀逆。封其狀以聞。元義乘太后不在。奏之。帝覽奏大驚。入見太后。爲言清河王反。太后道清河恐無此事。其中必有隱情。須召

北史演義

卷七

二

集諸臣。細問真假。於是帝與太后共臨前殿。朝中大臣皆知其寃。力爲辨雪。又按驗並無實迹。乃詔清河歸府。官職如故。太后以宋維誣王。怒欲斬之。元義曰。若斬宋維。恐後真有反者。人不敢告矣。太后乃免其

死。

宋維不斬。遂使胡定敢于效尤。清和非元義死之。直太后死之也。

元義見清河無

事。謂劉騰曰。古人有言。斬草要除根。縛虎難寬縱。旣與清河結此大讐。今日我不害他。日後他必害我。奈何。劉騰曰。我有一計。足以除之。義問何計。騰曰。有黃門內侍胡定。是帝御食者。最爲帝所親信。亦與我相

好苟以千金結之。使于帝前進言。清河欲謀爲帝。敎他御食內下毒害帝。事成許以重報。帝必信矣。帝信則清河必死。義曰。太后不從奈何。騰曰。先以微言離間其母子。小人之可畏如此。勸帝獨出視朝。幽太后所謂無所不至也。于北宮。斷其出入。那時朝權盡屬爾我。雖有百清河除之不難。義大喜。遂以千金送于胡定。敎他依計行事。定許諾。一日帝在南宮。定作慌急狀。裝得真報于帝。道人言清河反。小臣不信。今果反矣。帝問何以知之。定曰。臣不敢說。帝因問之。定曰。今早清河有命。敎臣

九史演義

卷七

三

在御食內暗下毒藥。以害帝。事成許臣富貴。豈非反乎。臣雖說了。願帝毋洩。帝大怒。欲啟太后治之。定曰。不可。太后方以清河爲忠焉。肯治其反罪。不若召元義。劉騰議之。帝召二人至。告以胡定之言。二人曰。是帝大福。天令胡定洩其謀。不然。陛下何以得免。前日清河反狀是實。只因太后曲意保全。釀成其惡。陛下欲保聖躬無事。宜獨臨前殿斷決。無復委政太后。正清河之罪。明示國法。則諸王不敢生異心矣。胡定啟其端義騰實其事。語皆若忠心。爲帝雖長君。猶受其蒙蔽。况幼主乎。時帝年十一。以二



人言爲然。乃曰：朕欲視朝久矣。卿等善爲圖之。二人得計。是夜不復出宮。就宿中常寺省。一交五更。劉騰帶領心腹內寺。鎖閉永巷。先斷太后臨朝之路。狠義

入南宮。奉帝出御顯陽殿。天黎明。諸臣齊集。清河王

進朝。遇義于含章殿後。義厲聲喝住。不許王入。王曰：

元義反耶？義曰：義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武士執王

衣袂。擁入含章東省。以兵防之。上殿奏道：元懌已經

拿下。請降明旨治罪。劉騰遂傳旨下來。道清河王元

懌欲謀弑逆。暗使主食胡定下毒。今懌已伏罪。姑念

### 北史演義

#### 卷七

四

先帝親弟。不忍顯誅。從輕賜死。諸王大臣。相顯驚駭。

見太后不出。帝獨臨朝。明知朝局有變。皆懼義騰之

勢。不敢有言。是時太后方欲出朝。宮女報道閣門已

閉。內外不通。聞說帝爲清河謀反。已升金殿。不用娘

娘臨朝了。權姦當道。母子竟成敵國。可歎也。太后聞之。大驚失色。暗

想必是劉騰元義之計。然大權已失。只索付之無奈。

騰義既殺清河。乃詐作太后詔。自稱有病。還政于帝。

騰自執管鑰。鎖閉北宮。出入必稟其命。雖帝亦不得

見太后之面。太后服膳俱廢。乃嘆曰：古語云：養虎反

離吾之謂矣。悔已遲了朝野聞清河之死。識與不識皆爲

流涕。夷人爲之顰面者數百人。蓋清河忠國愛民。人

盡知其賢。唯翠華宮內見幸太后一節。爲王遺憾耳。

後人有詩惜之曰。

牆茨何堪玉有瑕。親賢一旦委泥沙。

早知今日身難免。何不當時死翠華。

話說魏朝宗室中有中山王元英。曾立大功于國。生

三子元熙。元畧。元纂。皆以忠孝爲心。熙襲父爵。爲相

州刺史。畧與纂在京爲官。與清河素相友愛。熙聞清

北史演義 卷七 五

河寃死。爲之服孝舉哀。議欲起兵報讐。元義聞此消

息。也不告訴天子。便差左丞盧同提兵前往滅之。其

弟元畧。元纂懼及于禍。皆棄官而逃。元纂逃往相州。

與兄同死。元畧先避難于司馬始賓家。後避難于栗

法光家。有西河太守刁奴與畧善。送之奔梁。梁武納

之。封爲中山王。此是後話。且說元義殺了元熙。元纂

獨元畧未獲。下令十家爲甲。到處搜捉。凡涉疑似者。

皆遭誅戮。連累無辜。不可勝數。又納美人潘氏于宮。

帝寵幸之。日夜爲樂。政事一無所理。又使中常侍賈



梁代帝執筆凡有詔命皆出其手人莫辨其真偽雖親如高陽臣如崔光皆不敢相抗紀綱大壞遂啟六

鎮之亂二句束上起下你道那六鎮一日懷朔二日武川三

日沃野四日高平五日尋遠六日桑乾皆統轄數郡

人民悉受鎮將節制提清六鎮以下各敘其亂前尙書令李崇行

北邊其長史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

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

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

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

北史演義 卷七 六

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

一準其舊文武兼用恩威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

北顧之慮崇爲奏聞事寢不報及元劉二人秉政貪

愛財寶與奪任情官以貨進政以賄成甚至郡縣小

吏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汙刻剝下民脂膏以

賂權貴百姓困窮人人思亂如此朝局焉得不亂故六鎮之民

反者相繼正光四年沃野鎮民破大韓板陵聚衆先

反其後胡琛反于高平莫折大提反于秦川若乞伏

莫干反于秀容于菩提反于涼州杜洛周反于上谷

鮮于修禮反于定州之左城。葛柴稱帝。醜奴改元。朝廷雖遣臨淮王彧將軍李叔仁領兵去討。尙書李崇

廣安王深相繼進兵。而盜賊愈熾。今先說拔陵在沃

野鎮。先敘一處亂形聚集人馬。殺了鎮將。搶州奪縣。四方雲

集響應。兵日以強。改元真王。自稱天子。引兵南侵。一

日升帳召集諸將。下令曰。吾聞懷朔武川兩處人民

富盛。錢糧廣有。今遣將軍衛可孤領兵二萬去攻武

川將軍孔雀。領兵二萬去攻懷朔。二將領命各自奮

勇而去。那時懷朔鎮將段長已死。楊鈞代統其職。知

北史演義

卷七

拔陵造反。必來侵奪。欲求智勇之將。保護城池。防患未然

揚鈞尙非泄泄者聞說尖山地方有一人。雙姓賀拔。名度。有

子三人。長名允。字可泥。次名勝。字破胡。三名岳。字嵩

英。父子四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次子破胡。武藝尤

高。勇過賁育。乃請賀家父子到鎮。留在帥府商議軍

事。授度以統軍之職。三子皆為將軍。孔雀兵到。便遣

出戰。破胡一馬當先。殺得孔雀大敗。抽兵回去。那知

孔雀敗去。衛可孤領兵三萬殺來。那可孤是一能征

慣戰之將。手下將士人人勇猛。個個精強。不比前次



賊兵連戰幾次。勢大難敵。把城門圍住。日夜攻打。幸虧賀家父子協力固守。不至遽破。楊鈞乃集諸將商議曰。內無糧草。外無援兵。何以解目前下之危。近聞朝廷差臨淮王爲將。領兵十萬來平反賊。但只在別處征勦。不來此處。救援。吾欲遣將請救。求其速來。未識誰敢前往。賀拔勝挺身出曰。小將願往。兩翻出入專殺破胡神勇鈞大喜曰。將軍此去。必請得兵來。便取文書付之。破胡結束停當。待到黃昏時候。放開城門。匹馬單鎗。一直冲去。驚動陣內賊兵。攔路喝道。誰敢冲我營寨。破

北史演義

卷七

八

胡也不回言。手提火尖鎗。一個來。一個死。殺得屍橫馬首。萬人辟易。無如賊兵紛紛。一似浮萍浪草。纔撥開時。便又裊將上來。火把齊明。如同白晝。衛可孤在馬上喝道。來將何人。速通名姓。破胡道。我名賀拔勝。欲往雲中。當我者死。避我者生。可孤見他殺得利害。親自提刀來戰。那知破胡越戰越勇。雖可孤本事高強。爭奈敵他不住。戰了數合。也敗將下來。一路交戰寫得有聲有勢如火如錦。破胡乘其敗下。不復戀戰。冲出核心。拍馬便走。曉夜趕行。直至雲中。迎着臨淮大軍。便到轅門。接

進文書臨淮看了忙傳進去細問賊兵形勢破胡叅見後一一對答臨淮道我奉命討拔陵未與一戰待我破其賊帥此圍自解未便舍此救彼破胡見臨淮不肯發兵便叩首稟道懷朔被圍已久陷在旦夕大王按兵不救懷朔有失武川並危兩鎮俱失則賊之銳氣百倍勝勢在彼焉能征滅王不若發兵先救懷朔賊兵一敗武川亦全韓陵之衆皆望風奔逃矣臨淮道將軍言是我便發兵破胡道大王旣肯往救小將先回報知王帥准備接應王許之賜以酒食破胡

北史演義

卷七

九

食畢辭別便行却說可孤心服破胡之勇對諸將道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矣今後再與相遇須協力擒之那知破胡回來仍舊一人一騎將近懷朔望見賊兵圍住城池鎗刀密密劍戟層層如鐵桶一般見者無不寒心破胡全然不懼拍馬殺入高聲喊道我賀拔勝今日回城敢來當我者卽死我鎗上衛可孤聞知傳集將士一齊圍裹上來喊殺之聲震天動地比前番更甚破胡使動神鎗左冲右突好似毒龍翻海猛虎出林一回兒殺了無數軍士傷了幾員上



將可孤見他勇猛暗想道此人只可計取難以力擒  
久與他戰必至多傷將卒便招回軍士一人不懼于萬衆于萬衆

反懼此一人想讓他自去破胡奔至城下賀統軍正  
見破胡神勇

在城上開門放入父子相見畧敘數語同至帥府把

臨淮已允大兵即到報與楊鈞鈞大喜設酒慰勞對

破胡道將軍英雄無敵此功已是不小但武川被圍

有日未識存亡欲煩將軍去探消息將軍能復行否

破胡道我去不難但賊勢浩大此處保守匪易我行

不放心耳破胡大有見識統軍道有我們在汝勿憂於是待

北史演義

卷七

至黃昏破胡仍舊開門冲出賊兵知是破胡不來攔

阻任他逕去却說可孤知破胡又去絕早升帳便喚

其子衛可清悄悄吩咐道你去如此如此則賀家父

子皆可收服可孤原有大盜之智可清領命上馬而去正是計

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未識此去果能收

服賀家父子否且俟下回再講

清河之受污于太后出於不得已其實心為國

忠清貞諒固自不可磨滅惜不能死于翠華宮

而死于小人之手深為可惜元義劉騰以小人

而竊國柄。皆由太后縱之於前。而又不自檢束。及於淫亂。以致蠱惑幼主。離間南宮。母子不能見面。聖人云。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又云。治國平天下。皆在於修身。真萬世不易之言也。

北史演義

卷七

北史演義卷七終

十一

是破也

平天不替齊效。豈良真。海州不長之言也。

良而聖人之事。女子與小人。入筆。限。又云。前國。

文然。雖。以。延。盛。煩。以。主。漸。聞。南。宮。子。不。始。



